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中国哲学、宗教著作的匈牙利语翻译

□[匈]郝清新(Imre Hamar)　绍莱特(Gergely Salát)

内容摘要:由于有着东方血统,一直以来,匈牙利人民对东方的思想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20世纪上半叶,东方文化日趋流行,关于中国思想、印度思想以及佛教的书层出不穷。不幸的是,此时匈牙利还没有精通汉语、通晓中国文化的专家。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工作始于"伟大的一代",即以杜克义(Ferenc Tökei),Barnabás Csongor,Ildikó Ecsedy 等为代表的匈牙利汉学家。其中,杜克义教授是中国古代哲学匈牙利文的最重要译者。他的儒家、道教和其他典籍的译著都一版再版,在匈牙利享有盛誉。当前,匈牙利汉学家依然致力于中国哲学尤其是中国宗教哲学文本的翻译工作。在对中国思想的翻译中,那些最重要的文本均已翻译成匈牙利文,但对于影响力较小的文本的翻译依然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中国哲学　宗教著作　匈牙利语翻译　20世纪　杜克义

Abstract: Hungarian people have always showed a great interest in Eastern thought and culture, due to their Oriental origi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Eastern culture became quite fashionable, and a number of books have been published on Chinese and Indian thought, as well as on Buddhism. Unfortunately, at this time there were no China-specialists in the country, who were well-versed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had an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Real authentic translation work was started by the "great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generation" of Hungarian sinologists, such as Ferenc Tökei, Barnabás Csongor, Ildikó Ecsedy, etc. Among them, Professor Ferenc Tökei was the foremost translator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into Hungarian. His translations of almost all the Confucian, Taoist and other classics were published in a number of editions, and became well-known among the Hungarian public. At present, Hungarian sinologists still make a lot of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philosophy, especially of philosophical texts related to Chinese religions. The most important texts of Chinese thought have already been translated in Hungarian, but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work to be done in rendering less influential texts into Hungarian.

Key Words: Chinese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classics　Hungarian translation　20th Century　Ferenc Tökei

匈牙利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优秀的哲学传统。在匈牙利哲学家中，仅有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者，如卢卡奇(Lukács György)，获得了世界声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哲学感兴趣的匈牙利人仅把注意力集中于西方人的著作，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哲学家。

历史背景

然而，一旦匈牙利人更多地了解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东亚的哲学就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众所周知，匈牙利人起源于东方，并一直对亚洲文化怀有很深的兴趣。起初，我们并没有关于中国思想的第一手知识，我们没有原始资料，所以只能通过18、19世纪法国、德国思想家们的作品来了解中国哲学。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从20年代到40年代，东方文化逐渐流行，许多关于中国、印度思想，还有佛教的书籍在匈牙利出版。遗憾的是，那时国内没有精通汉语、通晓中国文化的专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许多中国哲学著作的译本出现了，如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但是这些都是从德语、英语版本转译过来的，而不是来源于古典中文原版。

汉学家"伟大的一代"

匈牙利对中国思想翻译和研究的新时代始于20世纪50年代。罗兰大学中国与东亚研究系重新组织起来，中匈关系制度化，两国间留学生和学术交流开始。为匈牙利汉学奠基的新一代汉学家出现了。研究和翻译工作是大致按照以下分工发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展的，每位学者专攻一个或少数几个领域：Csongor Barnabás 成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首屈一指的专家，翻译了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高恩德（Galla Endre）研究并翻译20世纪中国文学；Ferenc Mártonffy 致力于语言学；Ecsedy Ildikó 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中原和蛮族关系的著名学者；优山度（Józsa Sándor）则从事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翻译工作不只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还涉及其他领域。例如，几乎每一位学者都参与翻译了古典和近现代中国文学名篇名作。其中，专攻中国哲学并在该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当属杜克义（Tökei Ferenc）。

杜克义（1930—2000）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汉学家及翻译家。他1953年毕业于罗兰大学，专业为中国研究。他先后供职于罗兰大学、东亚艺术博物馆、欧洲出版局、匈牙利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73年成为科学院通迅院士（corresponding member），1985年成为正式院士。

他的第一部著作《中国挽歌的诞生——屈原和他的时代》出版于1959年。这个标题透露出文学内容，然而它也包含着重要的哲学视角。它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周朝的社会和思想。杜克义最早的哲学翻译是《尚书》里的部分章节。他的第二部专著《论亚洲生产方式的问题》首版于1965年，同样探讨了古代中国社会。这部基于杜克义对中国古代作品翻译的著作，随后被翻译成六种语言。

当然，杜克义最重要的作品还是《中国古代哲学——一部原始资料集》。这部作品分三卷首次出版于1962年至1967年间，再版于1980年，1986年第三版，第四版——修订版2005年问世。20世纪90年代，书中的许多部分都单独成册出版。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便成为匈牙利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资料。杜克义具有深厚的古汉语知识和文化哲学背景知识，因此，他所有翻译作品都质量很高。这部作品其中一部分翻译了某些中国经典的全篇，另一部分则多为选译或节译。其中，翻译全篇的有：《论语》、《中庸》、《大学》、《老子》和《孙子兵法》。选译的有：《墨子》、《孟子》、《庄子》、《公孙龙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王充的《论衡》和王符的《潜夫论》。节译的有：《尚书》、《易经》、《淮南子》和《史记》。此外，贾谊、晁错、扬雄、桓谭和班固的短篇也可以在该作品中找到。这说明，杜克义的这部巨著几乎涵盖了周朝、汉朝所有重要的哲学著作。

新一代汉学家

20世纪90年代，新一代年轻的汉学家出现了。他们不仅研究中国思想，同时出版一些翻译作品。我的研究主题是中国佛教，尤其是华严派，并有幸向读者呈现《华严经》和许多其他佛教著作的翻译。我也同杜克义先生一起从事过《中国佛教哲学》一书的文本搜集工作。Gábor Kósa 专门研究古代中国流行的道教、摩尼教、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景教，并翻译了大量相关著作，如《抱朴子》中的章节。贝山（P. Szabó Sándor）出版的著作领域之一便是《孝经》、《二十四孝》、《三字经》等的翻译。绍莱特在他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著作中，也收录了法家经典的节选。但愿我们都能持之以恒地工作，翻译更多作品吧。

这里必须说明的一点是：许多在匈牙利出版的中国古典哲学著作都不是从中文原本翻译过来的，而是从第三语转译过来的。这些作品的质量实在不敢担保，其中包括《庄子》、《淮南子》、《易经》的全篇和佛经的部分等。

今后的工作

从前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最重要的古代中国（周朝和汉朝）哲学著作都已被全部或部分翻译成匈牙利语了。然而，这一领域仍有一些补充工作需要做，许多其他时代的重要著作还未被翻译。关于周朝，如果能出版《庄子》、《孟子》、《墨子》、《荀子》和《韩非子》的完整译本，将是一件有幸的事。上面已经提到，杜克义翻译了这些著作的重要部分，但我们仍没有全部文本的翻译。

在道教和新儒学这两个重要领域里，我们实际上还没有翻译过任何原始资料。道教传统（如天师派、上清派、灵宝派）在中国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遗憾的是，没有人把这些派别的文本翻译成匈牙利语。而新儒学大家诸如宋朝的朱熹、周敦颐和明朝的王阳明，虽然他们的思想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封建中国，但在匈牙利却几乎闻所未闻。重要佛教流派的基础作品也仍需翻译。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有很多。

哲学著作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哲学和宗教作品都是用和匈牙利语迥异的古汉语写成的。此外，翻译者不仅需要掌握文言文本身，还必须是一位相关文化、哲学、社会背景方面的专家。比如，一个翻译者要想翻译董仲舒的著作，就必须了解所有之前的中国思想传统和汉朝初期的社会环境。几乎所有作品都对其他著作、人物和事件旁征博引，所以，没有全面的知识是不可能完成翻译的。

读者有可能不了解作品的背景，这也是一个问题。即使是一部很优秀的作品，也可能不能被很好地理解，甚至被误解。正因为如此，翻译者须提供全面的注释、介绍性文章及参考书目。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注释太多，又很容易降低可读性。我们一直努力在过多的注释和过少的注释之间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分寸，这确实是一项相当艰难的任务。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古汉语和匈牙利语之间的差别比现代汉语和匈牙利语之间的差别还要显著。古汉语相当简洁,但也模糊,一句话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相反,匈牙利语非常具体明确:在一句话里,每个成分都由变格、变位和其他的语法要素规定了不同的功能,时间(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人称和数及其他信息都明确给出。正是因为古汉语不具有这些特点,所以它有很多种解释的方法。

这里仅举一例:《老子》里的名句"小国寡民"。它的匈牙利语字面翻译将是"kicsi ország kevés nép"。这几乎是无意义的。然而,古汉语的句子并没有说它到底是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有条件、祈使式还是别的什么。因此,这个句子可以被译成"Az ország kicsi lesz, a nép kevés lesz", or "Az ország nagy volt, a nép kevés volt","Ha az ország kicsi, akkor a nép kevés"等。古汉语的四个字竟可以有这么多种匈牙利语翻译。当然,最接近原文意思的可能还是杜克义祈使式的翻译:"Legyen kicsiny az ország, de kevés a népe."

其他著作可能不像《老子》这么含义缥缈,但事实上,类似问题存在于几乎所有中国古典作品中。

另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哲学使用许多含义相当丰富的词,想精准地翻译这些词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数百本书也未必能很充分地诠释"道"、"理"、"法"、"气"等词。另外,也不可能在翻译中提供每一个词完整的专题论著。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没有完美的翻译。仅举一例:"道"在匈牙利语中有很多种翻译方法,如"út","módszer","elv","tanítás","törvény","erkölcs"等。此外,"道"还有许多普通意思,如"mond","vezet","tartomány" 等。更为复杂的是,在不同的作品里,甚至是在同一部作品的不同章节里,同一个词可以指代不同的事物。即使我们用一个具体的匈牙利语单词来翻译一个特定的古汉语词,如用"út"翻译"道",读者还是不能明白这个"út"在古汉语原文里是什么意思。

当然,由于篇幅有限,我只能列举一小部分翻译作品及中国哲学、宗教作品在匈牙利语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每一类型作品在翻译中都存在具体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永远不能满足于现有的工作。同时,翻译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还是一项有意义的、重要的、有趣的工作。正是通过翻译这个根本的途径,我们才得以了解并让其他人也了解到中国思想文化的瑰宝。

(作者单位:布达佩斯罗兰大学东亚系)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